

关注

短剧首登央视综合频道

# 《奇迹》助推短剧精品化创作迈入新阶段

□ 黄海涛

短剧的兴起,本是对快节奏生活与碎片化消费的精准适配。然而在资本驱动下,大量短剧陷入了“三分钟一个反转、五秒一个冲突”的叙事窠臼,剧情俗套、人物脸谱化严重,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而非情感共鸣。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站在这一岁末年初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于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腾讯视频热播,这无疑具有开创性价值与风向标意义。而在内容方面,作品以短小精悍的方式讲述普通中国人在深圳的奋斗故事,引发了观众广泛共鸣。该剧凭借精良的制作和丰富的主题内涵,打破大众对短剧的刻板认知,在短剧内容的精品化创作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凭借创新艺术表达与以小见大的创作理念,成功将短剧从“电子榨菜”式的快销品,提升为值得品味与深思的艺术品

在叙事层面,《奇迹》摒弃了短剧常见的“单线强冲突”流水线模式,回归到严谨、完整的剧作结构。它证明了“短”不等于“浅”,“小体量”也可以承载“大主题”。《闯关》单元,从范姐做“跑楼员”的辛酸与智慧切入,通过对她接单送单、破解赛格广场复杂路线的生动描绘,映射出一代人于机遇浪潮中奋力向上的生命奇迹。《红树林》将一个“城市规划向生态礼让”的故事娓娓道来,生动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剧情一波三折,发人深省。《深夜排档》通过一场阴差阳错的“见义勇为”,串联起都市夜归人的众生相,在喜剧外壳下包裹着人与人之间珍贵的善意与联结……这些故事无不遵循着经典戏剧的“起承转合”,其叙事密度与情感厚度足以媲美甚至超越一些长剧。

短剧的制作周期通常较短,服化道粗制滥造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制作水准方面,《奇迹》高标准严要求,例如为了呈现《牛牛》中“人与万物共生”的意义与高原环境的圣洁,剧组采用实景拍摄,海拔4000多米的壮阔景象本身就成为叙事与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树林》的结尾,航拍镜头下,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那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与现代化都市天际线和谐共生,视觉的震撼力实现了对剧集主题的有力升华……这种对画面质感、光影运用、场景真实感的用心追求,以及对音乐、音响等声音元素的精细打磨,使得《奇迹》彻底告别了短剧常见的棚拍感、抠图感和廉价滤镜。



30多位实力派演员,在短时间内精准塑造人物,成为该剧最动人的“奇迹”注脚

胡歌、宋佳、雷佳音、闫妮、张颂文、白宇、陈晓、童瑶……这些知名度较高的实力派演员同时汇聚于一部短剧集,一方面证明了优秀剧本与精良制作的强大吸引力。这些对艺术创作有高标准、严要求的演员,愿意在有限的篇幅内出演,甚至只是其中一个单元的主角或配角,根本原因在于《奇迹》的剧本扎实、人物立体、主题深刻,能给予他们充分的表演空间和创作欲望。这有力颠覆了“短剧无好角,好

角不演短剧”的行业偏见。另一方面,实力派演员的沉浸式表演,成为《奇迹》最动人的“奇迹”注脚。他们在短时间内精准塑造人物,迸发出惊人的艺术能量。在《闯关》中,闫妮饰演的范姐在“赛格赛格,2元一单”的吆喝声中,一气呵成地接单、上楼、送餐,动作娴熟得像一名真正的外卖员;在《牛牛》单元里,胡歌化身衣着朴素、满面风尘的援藏牦牛推广员,表演自然真实、不着痕迹,没有刻意煽情,却处处见真情;张颂文在《红树林》里,将小职员陈鹏谦在各方压力下的焦灼、在良知与利益间的摇摆以及最终做出正确选择后的释然,演绎得层次分明;白宇在《深夜排档》中,则精准把握了喜剧节奏,将一场误会从紧张到荒诞再到温暖的情绪转变,处理得自然流畅,充满生活气息。

聚焦“奇迹”背后的生命个体,深刻勾勒出人与城市相互成就的时代画卷,实现主流价值的“软传播”和“深抵达”

《奇迹》回溯了深圳从小渔村到国际都市的发展巨变,聚焦“奇迹”背后的生命个体,深刻勾勒出人与城市相互成就的时代画卷。通过此次合作,央视深入汲取地方文化养分,拓宽了主流叙事的内容维度;地方则依托央视平台资源,有效激活本土文化标识,赋能文旅融合与产业创新。

回顾总台现实题材剧创作谱系,无论是《人世间》《县委大院》等长篇力作,还是如今的短剧集《奇迹》,其核心脉络一以贯之:紧扣时代脉搏,扎根现实生活,弘扬主流价值,追求艺术精品。所不同的是,《奇迹》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形式创新。它将以“集”为单位的叙事,浓缩为以“单元”为载体的表达,更加适应移动端传播与观众观看的习惯;它将宏大叙事巧妙地融入普通人的日常悲欢,以更轻盈、更灵动、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实现主流价值的“软传播”和“深抵达”。

《奇迹》所带来的种种“奇迹”,为业界提供了宝贵启示。它证明,现实题材并非只能是鸿篇巨制,“小而美”“深而精”的单元剧同样可以承载时代精神。关键在于它是否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否具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以及是否拥有将深刻思想转化为精湛艺术的叙事能力与制作水准。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更多创作力量开始追寻《奇迹》所点亮的精品创作方向,中国短剧乃至整个现实题材剧集创作,或将创造更多“奇迹”。

(作者系北京电视艺术促进会理事)

## “金声奖”座谈会探讨播音主持的变革与坚守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5周年。从延安窑洞的红色电波到信息时代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广电行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不曾改变。

12月23日,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在长沙落幕。现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台歌《XNCR之歌》的旋律再度响起,20位获奖者在这特殊旋律中登台领奖,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初心的叩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老播音员接力朗诵《时代之声》,致敬永不消逝的声脉传承,唤起了观众对国家进步发展的集体记忆;主持人与歌手共同演绎的《征途》,在歌声与讲述中回望广电事业85载的光辉历程。获奖者集体登台朗诵《金声之声》,以铿锵誓言诠释他们对职业的赤诚、对人民的深情、对专业的坚守,共同发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时代强音。

在次日举办的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座谈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播音员主持人管理中心副主任海霞总结了本届“金声奖”的三大亮点,“人才梯队已成型、人才版图优化拓展,20位获奖者涵盖‘60后’至‘90后’;获奖者地域分布更均衡,广东、云南、青海、贵州等省份实现突破;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作品和创作者,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创造力”。海霞建议,未来“金声奖”可持续深化“四力”实践,组织获奖者及行业骨干,开展系列“走进”活动,进一步扩大评奖语种范围,加大新媒体在评奖中的权重。

浙江传媒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韦路聚焦行业理论建设发表观点。他表示,数字技术催生了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型传播形态,以广播电视为核心的播音主持理论面临“场景适配不足、理论创新不够、本土话语缺失”的三重挑战,亟须建构以中华文化为内核、以学科融合为支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中国播音主持自主知识体系。

1990年出生的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彭文馨,是此次最年轻的获奖者。她感慨道:“我们这一代播音员主持人,是踏着前辈们的足迹成长起来的。从延安窑洞里的第一声呼号,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激情岁月,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强音,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广电人的血脉。”在她看来,面对AI技术、融合传播、业态重构等新挑战,思想、个性、共情力与创造力是无法被算法完全取代的核心竞争力,播音员主持人既要主动学习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探索“主播+Vlog”“内容+服务”等新表达、新链接,也要在“小部门快合作”的新模式下,更灵活、更深入地参与策划、创作与传播的全流程,实现从“最后一环”向“全程赋能”的角色转变。

有数据显示,2025年下半年,观看过融媒主播内容的网民比例达74.9%,这一数据相较于2020年已提升超22%。浙江广播电视台集团城市之声主播邹雯结合自身实践认为,互联网传播格局中,传统主持人转型新媒体,对公信力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机构光环之上,而需要转化为与用户之间可感知、可信任的个体连接,唯有知道老百姓关注什么、共鸣什么,才能让主流声音不仅可信,更可亲、可近。

(许莹)

## 电影界纪念 谢铁骊诞辰100周年

本报讯 2025年是电影导演谢铁骊诞辰100周年。12月26日,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电影协、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纪念谢铁骊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谢铁骊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曾任中国电影协第六届主席。其艺术生涯贯穿新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历程:15岁投身革命,1950年进入电影界,深耕电影领域数十年,历任多个重要职务,积极倡导参与电影法的制订,始终以赤诚之心践行“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的创作理念。2005年,谢铁骊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并荣获中国文联电影终身成就奖。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谢铁骊艺术回顾片,重温了他从战火中的小小少年成长为一代电影艺术大家的辉煌历程。傅若清、谢飞、陈凯歌、尹力、李少红、张金玲、贾樟柯、王维国、饶曙光、韩三平、王童童等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深情追忆谢铁骊为电影事业付出的艰辛努力,深入解读其艺术成就,分享与他相处的难忘时光。与会者认为,谢铁骊的艺术生涯,是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史诗。他执导的《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红楼梦》系列等经典影片,兼具深刻思想性与高超艺术性,构建起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承载着时代记忆,更对中国电影的叙事和美学表达产生深远影响,其坚守艺术初心、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为新时代电影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广大电影工作者要学习以谢铁骊为代表的老一辈电影家的家国情怀、艺术匠心、创新精神、品格风范,坚守艺术理想、精益求精,开拓进取、赋能行业发展。

谢铁骊诞辰100周年纪念影展、图片展同期举办。(许莹)

## 微短剧《还珠》改编经典IP “护根”与“焕新”并举

本报讯 12月2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微短剧《还珠》研讨会在京举行。《还珠》改编自琼瑶作品《还珠格格》,讲述了女工女林岁岁穿越成为原作“琼情守护者”,并与慎刑司郎中景瀛两心相许的故事。该剧自11月7日在湖南卫视及芒果TV播出以来,凭借“穿越+剧情修复”的创新架构与经典IP的市场化赋能,在海内外市场引发广泛反响。

该剧总监制何琇琼作为原版《还珠格格》的创作者之一,谈到琼瑶IP历久弥新的核心在于其难能可贵的“真”,即对自由的向往、对情义的坚守和打破规则的赤诚。微短剧《还珠》在改编中坚持“护根”与“焕新”并举,既守住了原著的人情味与正能量,又创新融入了现代视角、沉浸式剧情及互动式结局。

与会专家认为,微短剧《还珠》不仅精准借势原著的审美品味与文化资产,更巧妙“避开”了亦步亦趋的模仿,通过“穿书”设定将改编行为戏剧化,开辟了平行的叙事时空。这种“借其神、离其形”的做法,在平衡流量与质量的同时,实现了IP的平行开发。有专家谈到,《还珠》抓住了微短剧“个性化、分众化叙事”的特点,通过游戏化的生存机制探讨了严肃的生命命题。剧集最终让主角放弃算法、回归人心,展现了技术外壳下的人文温度,跳出经典IP翻拍的老套路。

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

## 在影像里重逢“老朋友”

□ 顾亚奇

在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近日播出的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有着独特的分量。这部作品不仅让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重新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野,也让不同代际的中国观众重新“观察”和“发现”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影像史学”,认为影像不只是一般史料,而是和文字一样,是一种书写历史的工具。一位国际导演在将近五十年间,持续用影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了“影像史学”的核心要义: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从新的视角赋予“伊文思与中国”这段历史叙事以当代阐释,这部作品也成为“影像史学”新的档案与材料。

在三重文本的交织叠映中凸显中国精神。《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中,伊文思所见的中国、伊文思镜头里的中国和当今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三重相互对照的文本,而贯穿三重文本的核心始终是普通人。“情缘”一词,恰如其分地勾勒出这份羁绊与联结的厚重。伊文思用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表明,人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故事,就是最鲜活的历史。

当伊文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华夏大地正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究竟是何种力量打动了这位国际影人?在伊文思看来,时局越艰难,中国人越坚韧,这是中国独有的精神力量。他将这份观察融入纪录片之中。五十年里,伊文思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从《四万万人民》到《愚公移山》再到《风的故事》,伊文思的镜头始终聚焦中国普通人,他刻意回避“样板化”的宣传视角,力求捕捉普通人的真实情绪。伊文思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中国”,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这些个体身上共通的,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能量,以及面对困境时从未屈服的昂扬斗志。

如今,当荷兰导演循着他的足迹再次来到中国,中国早已焕发出全新气象,这份跨越时空的巨变,其深层逻辑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论时代怎样变化,中国人的坚韧、务实与向上的精神特质从未改变。早在1958年的纪录电影《早春》中,伊文思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他曾说:“在中国我看到了一种真实、蓬勃而坚定的追求。”岁月流转,今天的中国人虽然身处不同时代,却与伊文思镜头中的人们一样,始终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份向往也成为驱动民族前行的不竭动力。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通过三重文本的相互映照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纪录片的价值:不是记录抽象的时代,而是记录时代中的人,挖掘人身上闪耀的精神光芒。纪录片正是通过讲述人的故事,连接历史与当下,使其价值得以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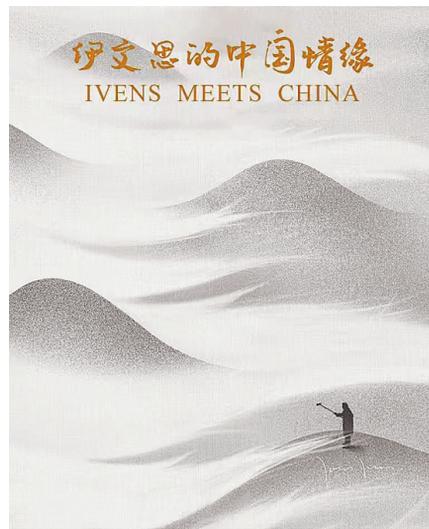
以“对记录的再记录”展现真实与诗意。如果说伊文思镜头里的中国是对昔日中国的记录,那么《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可以说是对这一记录行为的再记录,这种记录离不开扎实的史学研究。张同道教授带领创作团队溯源伊文思的人际网络,梳理其跨越国界的拍摄历程,不仅首次清晰勾勒出伊文思的中国足迹,更对其在海外的拍摄地、上映场所等展开了细致的媒介考古。这种兼顾本土与国际、史料与实践的创作方法,尽显主创深耕纪录片创作的学术态度与专业精神。同时,这一过程也将原本隐匿的记录行为显性化,呼应着伊文思客观纪实与主观情感共生的诗意纪实主义创作风格。

一方面,《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将对当事人的探寻与对真相的印证”作为核心线索,以回访式拍摄完成对“记录的再记录”。针对《球的故事》等曾存争议的片段,该片特意邀请当年的拍摄对象重回同一场景,让现实中的人与纪录片中的自己展开跨时空对话,以最直观的方式为伊文思纪录片的真实性正名。两代创作者对纪实本质的坚守,让不同时空的影像文本在互证中加强了可信度,更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纪录片的真实性,既能支撑起单一作品,也能在跨时代的记录与传承中形成共鸣。

另一方面,对“记录的再记录”也是一种极具诗意的叙事策略。《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将伊文思镜头下的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画面不断进行叠映,借由画面、意象与情感的对照和复现,构筑起充满美学张力的诗意表达。片中,昔日烽火硝烟中的台儿庄与今天桃花盛开、落英缤纷的台儿庄互为映照,往日烟雨朦胧的黄山与当下艳阳普照的黄山互为映照,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跃然荧屏;而荷内如同伊文思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中国”,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这些个体身上共通的,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能量,以及面对困境时从未屈服的昂扬斗志。

用影像回答跨越国界与时空的“四问”。伊文思是以影像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理念、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先行者。自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起,伊文思始终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文化底蕴与发展理念传播至全球,用纪实影像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重访拍摄地、寻访当事人,不仅是对其影像遗产的活化,更是对这一行为的延续与传承。

伊文思所探寻的中国之问,本质是中国如何摆脱落后、实现富强,如何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历史之问。尽管今天的



中国已告别贫困与战乱,但这一核心命题并未过时。伊文思所探索的世界之问,核心是如何打破文明隔阂,让世界客观认识中国,如何实现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这一问题在如今更具现实紧迫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解决自身实际问题,并以全球视野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这一意义上说,《伊文思的中国情缘》重新讲述伊文思的故事,展现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的变化,以当代视角挖掘伊文思镜头背后的中国实践,正是在当下对“四问”给出了新的作答。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本质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他对中国的关注,不是出于单方面的文化猎奇,而是源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他记录中国时,没有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俯瞰视角,而是以平等尊重的姿态,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精神。他曾说:“我想歌唱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今天,《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同样以平等的姿态面向世界观众,它并未将伊文思塑造成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代言人,而是着重还原其作为国际主义者的思考;它所呈现的,不是中国故事的单向输出,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正是对伊文思国际主义精神的理解与回应。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以娓娓道来的语态,让观众与情系中国的“老朋友”在荧屏再次相逢。该片饱含着历史的温度,以静水深流的叙事引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历史,以当代视角创新了历史影像的解读方式。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其中的国际主义情怀与文明互鉴理念,也承载着中外交流面向未来的期许与愿景。在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国际传播亟待突破的今天,这部纪录片既是对一位国际友人的致敬,更是中国如何讲好自身故事、深化全球对话交流的有益探索,成为“影像史学”实践的又一范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